

吳國楨與周恩來

●王善初

南開同學結成契友

吳國楨與周恩來，各為國共兩黨要角，國共激烈內鬥時期，兩人立場對立，見解迥異，但無損於惺惺相惜，私人情誼始終「剪不斷，理還亂」，但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大陸之後，兩人即沒再連繫。吳國楨後來與蔣氏父子反目，遠走美國，周恩來曾謀恢復舊誼，但時空限制，關山遼阻，直到俱歸道山，始終未能再見，留下人生的一大憾事。

吳國楨與周恩來

吳國楨與周恩來早年都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學生，為創校校長張伯苓的門生。一九四四年在重慶的張伯苓七十壽誕，其學生故舊為他慶壽，陶行知曾在壽誕上賦詩道：「有中國必有南開，兩園桃李一手栽，從心所欲不逾矩，凱歌重上八里台。」

其中「兩園桃李一手栽」，即指國共

兩黨之內，都有張氏極出色的學生，當時周恩來是中共駐重慶的代表，是和國民政府打交道的第一把手，在共產黨內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。而吳國楨則歷任國府漢口市長、重慶市長、外交部副部長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，是國民黨炙手可熱的政治明星。少年同學走上分歧的道路。抗戰勝利後，吳國楨出任上海市長，為方面大員，周恩來則回到陝北共產黨老巢，夥同毛澤東掀起漫天烽火，燒紅了半壁江山。中共席捲大陸前夕，通緝戰爭要犯，吳國楨赫然被列為第十名戰犯，情誼蕩然無存。後來吳國楨遠走臺灣，又當了臺灣省主席，與周恩來始終是極不相容的大對頭，然而他們在少年時期卻是金蘭契友，結拜兄弟。

民國初年，天津南開中學，是華北著名的學府，少年子弟都以進入南開讀書為榮。一九一四年六月，吳國楨的胞兄吳國柄，自南開中學補習班放假回家，談起校中的學習生活，眉飛色舞，興高采烈，十一歲的弟弟吳國楨聽到，感到好奇又羨慕，要求父母非到南開讀書不可，其母因他年幼不願他離家，但經不起兩兄弟一再促勸，於是由其父親自陪同吳國楨到天津應考，竟以優異的成績榮登金榜，成了南開中學一年級最年輕的新生。

那時，周恩來正在南開就讀，年齡大他五歲，卻只比他高一年級，但卻是校園內著名的好學生，成績優秀，國文和數學尤其突出，更拿手的是演講及寫文章。吳國楨入學時，年僅十歲多一點，號稱十一歲，讀書勤奮，善於思考，每次考試都名

列前茅，並把張伯苓校長在修身課上所講「勿視樓上繁花錦繡，但視樓下砥柱磐石」一語，寫入日記中自勵。

最初，吳、周只是互相知名，並無交往，直到有一天周對吳說：「你是班上最年輕的，功課又好，我希望和你做朋友！」

吳國楨答應了。於是周邀吳參加他組織的「敬業樂群會」，這個社團以「智育為主題，而歸宿於道德，聯絡同學感情，補教科書之不及。」很受同學歡迎，為南開三個著名社團之一。一九一五年五月，敬業樂群會增設童子軍部，校長張伯苓及會長周恩來都認為吳國楨適合做童子軍隊的隊長，和吳一談，他很願意。此後，他和周及另一同學李景福因活動接觸頻繁而成了好朋友。吳國楨曾在日記中寫道：「課餘，與友人周翔宇（恩來）談及會務，翔宇曰，辦事會當用開誠布公之法，凡有益於會者，必當竭力為之，然後方能使會交往日久，周恩來對吳、李看得很重。周恩來覺得要和他們「相勉以道德，相交以天真，相待如兄弟」，於是徵得兩人同意，互結金蘭，約為兄弟，周是大哥，吳比李小一歲而成了三弟，相約不稱名而稱號

，為李新慧（福景）、吳峙之（國楨）及周翔宇，及至後來各奔前程，道路殊異，仍是這樣稱呼。

留美留法各奔前程

一九一七年夏天，吳國楨考上清華大學，周恩來於中學畢業後東渡日本留學，兩人開始分手。一九一九年周由日回國，投入「五四」運動，翌年，遭北京政府逮捕入獄，獲釋後，由南開以「范孫獎學金」支助赴法勤工儉學，出國前，曾專程到清華園訪吳，因周在清華的熟人太多，竟沒有時間與吳促膝長談。一九二一年，吳國楨赴美留學，從此天各一方，各走各路。一九二六年，吳國楨在美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，獲知周恩來已成共產黨要角，且行蹤飄忽，無從聯繫。

一九二七年，吳國楨擔任國民政府上海交涉公署秘書兼交際科長，同年春，國府主席蔣中正發動清共運動，搜捕共產黨徒，並懸賞捉拿周恩來，這時，周潛伏在上海秘密活動，其妻鄧穎超及母親楊振德由廣州來會，用的都是化名。在如此秘密情況下，周恩來竟與吳國楨不期而遇，那是個星期天，吳國楨乘電車到法租界訪友

，中途忽見一人登上電車，低著頭，帽子低壓眉際，並蓄有鬚鬚，但他憑少年時期對周恩來走路姿態及上下樓梯的動作，已確定是他，只見此人目光機警的掃過全車，看到吳陡然一愣，迅即把目光移向別處，並轉身背向吳。但吳卻越過乘客，擠到周的身邊，輕聲呼喚：「翔宇！」但對方毫無反應，車到下一站，此人立即跳下車，匆匆消失在人群中。此人是不是周恩來，可惜後來吳並未向周當面求證。

吳、周真正見面，是在一九三八年初。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，國共聯合抗日，十二月，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抗戰中心的武漢成立，周恩來為副書記，又經中共中央同意，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。周以這樣兩種身分駐武漢，同各方人士從容周旋，重敘舊情，廣結新交，很快打開局面，贏得各方面的尊重。

當時的武漢雲集了許多南開校友，不少人居於社會上層，而吳國楨正是武漢市長。周主動與他聯絡工作。

一九三八年初春一天，周來到吳宅。不巧吳國楨還未下班，周便留下名片離去。吳回家後，夫人黃卓群說：「你的共產

黨好朋友來看你了。」吳得知是周大哥來訪，拿了名片去找周。當時八路軍辦事處在漢口舊日租界中街八十九號大石洋行。他被請進屋裡稍坐，周恩來很快從裡面一間房子走出來，同時喊著：「峙之！峙之！」吳國楨起立相迎，也回叫：「翔宇！翔宇！」隨後兩人相向而坐，緘默無語，只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特別是周恩來對吳國楨看了又看，直看得吳國楨不安起來。無言的沉默跨越了分離廿年的時光隧道，童年心油然而生。吳國楨依然像當年弟弟對哥哥講話那樣禮貌的說：「我們廿年不見，今天你到漢口，我想請你訂一時間，我與內人請你晚餐，只請南開舊日同學陪你，你說好嗎？」周恩來爽快答應，並把時間訂在六天後。

請周恩來吃飯，吳國楨大費周折，吳太太黃卓群認為周為大哥，吳為小弟，周又來自遠方的延安，而吳貴為漢口市長，理應叫最貴最好的酒席，那時漢口最貴的酒席價格三十六元，但黃卓群又覺得不妥，因為共產黨一直罵國民黨人多是貪官污吏，只圖自己享受，不顧大眾生活，如果以最貴的酒席饗客，豈不坐實了共產黨的說辭。後來打聽市面酒席是每桌十六元，

吳國楨遂決定以十六元的酒席宴請周恩來，並請了幾位南開的老同學作陪，周恩來到達後，見老朋友都在，非常高興，他舉著酒杯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餐會快結束時，周恩來說：「我得還禮，但我的住處不如這裡舒適，可否借你的家，請今天這些人再來敘舊，由我訂菜。」到了周請客那天，他們吃到漢口最好最貴的一餐，周恩來帶來的酒也是最好的，大家喝了又喝，都有點醉了。有個伙伴冒昧地問周：「你的薪金是多少？」他說：「五塊錢。」大家吃驚地叫道：「你怎麼付得起這頓飯錢呢？」周說：「由我的黨來付。」於是又有人問：「那你的皮衣呢？」他回答：「也是黨提供的。」又有人問：「有沒有什麼東西不是黨提供的呢？」他說：「你們知道，我們共產黨人，共享一切，我什麼也不占有，黨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。」客人們一個個走了，只剩下周恩來和吳國楨夫婦。周問吳：「你對現在的職位滿意嗎？」吳說滿意。周想了一會兒說：「我估計你最多能當上一個部的副部長，你的抱負是不是比這還高？」吳說：「我的抱負是盡我所能為祖國服務。」周說：「我也一樣。」於是他告辭了。

抗戰開始武漢重聚

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，漢口局勢吃緊，即將陷入日軍之手，周恩來有一天打電話給吳國楨，說要再同吃一頓飯，由他再弄些酒來。見面時，周帶來兩瓶高級葡萄酒，還把朱德也帶了來，這是吳、朱首次見面，周並未向他介紹朱德，吃飯時周指著朱，問吳國楨：「你知道他是誰嗎？」幸而事前已有人告訴他說朱德要來，於是他的回答：「朱德將軍」，周聽後哈哈大笑。進餐時，三人談算命、談女人，就是不談國家政治，他們把私人友誼置於最上。後來，漢口撤退時，周恩來又來電話，希望和吳國楨一起走，由於市郊已聞日軍炮聲，時間緊急，也有安全顧慮，吳國楨沒有答應，只問了周要去那裡？周答去宜昌，而他要重慶，只好分手。

武漢失守後，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，周恩來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抵重慶，這時，周是共產黨駐渝代表，也是國民政府軍委會轄下政治部副部長。而吳國楨則被政府任命為重慶市市長。周恩來在重慶，大半時間忙於共產黨活動。一九三九年初，蔣夫人宋美齡成立兒童保育會，收

容戰火孤雛及烈士遺孤，予以照拂，許多婦女領袖都是保育會的委員，周恩來之妻鄧穎超也是，開會時，鄧穎超和吳太太黃卓群見了面，黃曾多次邀周、鄧便餐，因故未果。周恩來曾在白天上班時間打電話到吳家，問吳在不在？吳當然不在，於是周登門拜訪吳妻，留下名片，這表示他只視吳為私人朋友，並不想真正見面。之後，吳也打電話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找周，周不在，吳也趨訪留下名片致意，就這樣，每逢節日兩人互留名片，卻再也沒見面。

重慶時代各成敵我

一九四一年，吳國楨調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，有一天，和作為共黨代表的周恩來因新四軍事件有番爭論，新四軍在皖南偷襲國軍，遭到反擊，損失慘重。在重慶，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 (Patrick Hurley) 居間協調，周恩來、王若飛與政府代表張群、王世杰、邵力子等人會談，協商兩黨分歧問題，討論和平解決方案，會後，張群依例把會議記錄給中央宣傳部長一份，吳國楨見紀錄內容盡是周恩來及王若飛尖銳攻擊張群及政府的言詞，只好付諸

一嘆。幾日後，吳國楨到重慶南開校長張伯苓家中，在坐的有杜建時、張厲生、郭沫若、老舍、曹禺、沙千里、舒繡文等文化影劇界人士，過了一會，周恩來也來了，表情嚴肅的把當日的共黨機關報「新華日報」分給每一個人一份，氣憤的說：「你們看這千古奇冤，我新四軍近萬名英勇將士沒有死在抗日沙場上，竟飲恨於皖南的伏擊之中！」周恩來說著看了吳國楨一眼。張伯苓一面看報，一面問吳國楨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吳答：「新四軍事件是整飭軍紀問題，性質明白，問題很單純。」周恩來聽後立即提高嗓門反駁，雙方你來我往，吵得很兇，張伯苓見狀，調和著說：「我看何時你們倆不吵了，中國就好了。」周恩來不服氣，說：「這不是我倆人的問題，這是原則問題，那怕是過去的老師和朋友，我也不能讓步。」這一頓大吵沒有結果，不歡而散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中共掀起內戰，大搶地盤，戰火燒遍大江南北，那時中共尚無必勝的把握，採取的是打打談談的戰略，一九四六年三月，國共在美國調處下，簽署軍事停止衝突協定，局勢緩和下來，在重慶的周恩來主動打電話給吳國楨，要請他

夫婦吃飯，為了昔日交情，吳國楨夫婦應邀赴席，席上有南開的老同學張平群夫婦，其餘都是共產黨員，為王若飛、董必武及葉劍英，席上沒有談論大事，只是閒話家常，周恩來和顏悅色，彬彬有禮。席上後來還來了張平群夫人的妹妹，她是個共產黨員，不久前從延安回渝後被其父關了一個多月，有一天突然失蹤，故而餐會開始時，張夫人頻頻向周恩來探詢其妹的下落，周恩來不動聲色拿了一把椅子擺在張夫人身邊，打開邊門，張夫人之妹赫然正站在門口，大家把她請進來共餐，吳國楨見那女孩神情惶恐，泫然欲泣，吃飯時幾乎沒有舉箸，有人問她問題，她都要瞧瞧周恩來徵求提示，吳國楨看得心有不忍。這是他與周恩來最後一次共餐。

之後不久，吳國楨調任上海市市長，在南京及上海，都見過周恩來，但沒有再共宴。一九四六年夏，國軍強力搶佔東北，把共軍掃出長春，周恩來曾到上海市政府拜訪，向吳提出強烈抗議，吳則站在政府立場極力辯護，兩人不歡而散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周恩來又偕妻鄧穎超來拜訪吳氏夫婦，四人舉行了一次茶會，但談得不多。一九四七年以後，周恩來到上海活動，

曾到吳國楨的市長辦公室，抱怨被跟蹤，吳則告訴他不是跟蹤，是為了保護他。

大陸剿共局勢迅速逆轉，共軍佔了上風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中共高層發表聲明，公布了四十三名國民黨戰爭罪犯，其中十五人要求優先逮捕，吳國楨被列為第十名，他前面是蔣介石、宋子文、陳誠、何應欽、顧祝同、陳立夫、陳果夫、朱家驊、王世杰。

大陸赤化前夕，吳國楨隨政府撤至臺灣，旋奉派接替陳誠，任光復後第三任臺灣省主席。一九五三年與蔣氏父子反目，稱病去美，在美發表了許多反蔣言論。吳是蔣夫人提拔的人才，擁有留美博士學位，美國人為保臺棄蔣，曾計畫以他及孫立人取代蔣氏父子領導權，所以他日後的反蔣，其來有自。

周恩來對吳國楨一直懷有感情。一九五一年八月廿三日南開老校長張伯苓在天津病逝。周聞訊後第二天便趕到天津吊唁，在與南開校友談話中說：「小吳（即指吳國楨）可以回來麼！」一九七二年中共與美建交後，美國華裔科學家組團訪問中國，周恩來親自接待，還向大家問及吳國楨的近況。一九七六年，周恩來病逝，吳

國楨在美聞訊，頗表感傷。

一張舊照無限懷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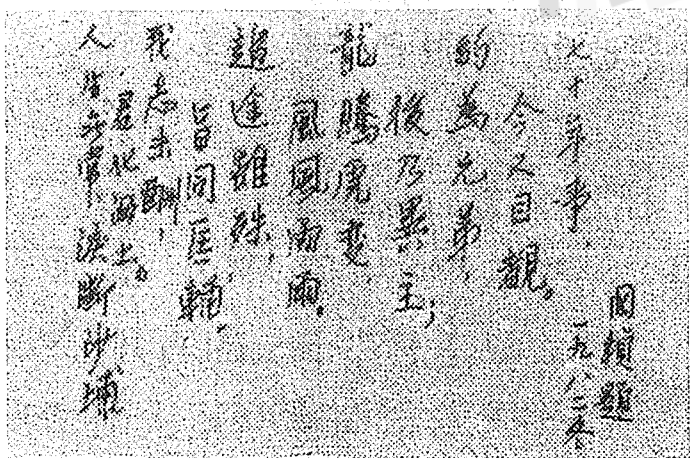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一年，中共將吳國楨父親原在北京大佛寺附近的房產還給了吳家，翌年十二月，吳國楨的大女婿俞益元到北京參加學術會議，齊燮元的女兒去看望俞時送了一張周、吳當年的合影。俞回到美國送給吳國楨夫婦。暮雲春樹，一張照片把吳國楨拉回少年時代。這張照片是一九一七年南開放春假時，周去北京找吳國楨到照像館照的。原來周、吳各有一張，吳的早已不知去向。他看了照片，思潮如湧，夜不成寐，第二天一早在照片背面寫下：

七十年事，今又目親；
約為兄弟，後乃異主；
龍騰虎變，風風雨雨。
趨途雖殊，旨同匡輔；
我志未酬，君化洒土；
人生無常，淚斷沙埔。

一九八四年春，中共統戰部與鄧穎超商量，邀吳國楨夫婦回大陸觀光，並邀其子女隨行照料，吳以其妻病弱，不堪長途飛行而辭，中共又建議吳妻留美養病，其本人先回來看看，吳已應允，正準備起程

，不料於當年六月六日突告病逝，留下晚年憾事。

吳國楨，湖北建始人，一九〇三年生，畢業於南開中學、清華大學，留美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，一九三二年學成回國，初任蔣中正私人秘書，以後歷任國府要職，來臺後，為舉足輕重的人物，竟反目背叛，政治人物的反復無常，令人浩嘆！



吳國楨在舊照後面，親筆所書的感懷字句。